

胡

子

衡

齋

胡子衡齊卷五

泰和明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曹宗訓

廖同春  
陳以曜

陳秉浩  
沈元標

王用中

同校  
校刻

談言上

談子曰東壁之子嗜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遠父母捐  
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今嗜尚奚必  
斯人昔唐潘彥嗜陸博一日浮滂舟破彥猶手握陸

局口啣骰子翌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  
雍嗜菹茹嘗詣太守孟靈休適茹墮地雍即俯取食  
之至有鞭撻健卒以供茹食宋明帝則嗜鱧鱖唐鮮  
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屎而海上又有嗜  
臭之夫今夫人性常嗜之外有剽嗜焉鮮不爲癖矣  
必斯人子獨不知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藟曾皙嗜  
羊棗屈到嗜芟魏徵嗜醋芹背剽嗜也推之且僚之  
九成公之饌稽氏之鍛阮氏之屐顧氏之畫劉氏陶  
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  
蘇張之辯楚漢之攻衛霍之貴王石之富皆剽嗜也

子又不知談天衍雕龍與公孫堅白惠施五車鬻熊  
子華韓非虞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迭相著述  
列屋盈家末儒訓詁百葉千葩自賊根芽競相雄誇  
皆剽嗜也夫孰爲不辯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嗚呼  
客曰若山人者舍軒裳耽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  
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剽嗜寧肯他人山人曰與  
其辯詞章訓詁寧辯烟霞泉石弟子以告曰甚哉山  
人之言先生擊蹙而語曰剽嗜率性技見賊道山人  
之言甚則甚矣而爲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隋田揚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揚

也乃從揚求畫本揚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閔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喻閔若田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昔者揚子筆畫馬於壁居者如聞鳴鬻李忠訓畫

陣波濤而六宗夜聞水聲此非馬鳴與水聲也聽者  
自聲也吳道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風起馮紹正畫  
龍而白雲出廡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覽者自興也學  
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坐則物物  
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擅知經又善推步常筭渾天不合群  
弟子莫焚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  
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  
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亦預知乃入橋  
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躕嘆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

融之所爲是烏知詩書禮樂之豪芒哉故曰漢儒尊  
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遇設罝者於途曰慎無獵人設罝者曰吾所  
獵者豉而角毳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  
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帟其先固人也况乎  
都木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祐之道士鹿也劍南之  
保然中牟之馴雉茂先之鸚鵡賈人之秦吉了也之  
數者形則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豉而  
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  
罝者聞言而懼遂裂罝拆矢誓終身不復獵宅日設

置者從上邑通都遊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而心人者爲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圍弁而相奪競利忘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非耶况以人獵人世不見罪而子獨罪予之獵物雲之樵恍然不能答久之吁曰吾奚忍夫以人而相物且相獵也

海瑞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紅蟹子小如黃豆而熬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



亦出海中胚渾旋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蠟寄躄腹下  
代爲之眼蠟行而行蠟止而止一日波盪蠟離而水  
毋竟墮死泥沙彼其所爲墮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己  
故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異哉學者之違內迷已而終  
弗困墮者希矣弟子識之

星之徒問於扶桑君曰子不見昭昭者之爲光也非  
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觀吾扶桑之日輝映四  
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星之徒曰凡哉日之爲  
神明也大一人曰日雖大俾墮戶而塞牖則光無  
入矣奚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通十達無所不

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  
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竟雖然則無不自昭昭  
始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烏足以達  
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胡以不墮於影曰  
子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保人所居保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  
紫粉然畫其胸而刺之班班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  
視其文也恒川爲怪而彼視華人之弗文則亦用爲  
怪然世徒怪保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

下士畸人姑不逮其儒而擗管一日之間不知幾濇思而溢慮也幾瀾言而枝說也何况體節之繁註疏之多燉爛瀰漫於天下冗踰九牛毛彼其於真性何啻素之受繪劍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彼之怪又奚怪怪乎哉

輟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鰲像寡鬚今髯多鬚皤乃至冠裳履屐一何殊也毋出亦曰嘻果遠矣

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  
顛末乃慨然何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  
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  
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何則帝王  
聖賢之道出於心著於事而載記於經史是即所謂  
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於心者  
無定形今世儒顛泥經史而志求聖人之心是即所  
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也於乎彼儒言者其不泥繪  
像而拒真父者蓋幾人哉

客至自建爲言武夷大王峯之升真洞洞中有雷文

甌甌五以盛仙人蛟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  
墜而火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亟船皆圓木割  
成外懸而半枕於洞土人禱雨者輒用竹繩綴梯造  
其處又有小蕺峯二小船大蕺峯橫插板木中有圓  
器如官方器如筐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  
而未有毀也此何理以致之通一先生曰是何理可  
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櫃之異其他  
如西川之火井油泉峨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  
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我稷生  
以武斂契育以鳥邠其事表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

前史昭晰若晉柱車騎出于蛇是蛇而人也疑非獨  
柱預也唐張路斯出於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  
宋韓勣王出於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  
出於龜龜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  
物之能爲人則人之能爲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  
則無是是何理可窮也子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  
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  
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冑其先世曰廩貲裁稱雄隲而有三子其  
伯長唯日鷺飲博恣聲伎駘宕不返卒爲窶夫莫以

于其業其仲懲之則卸醴絕聲身不離閭研稽業藉  
窮所自出畫畝而記刻銖而題下逮于甌盤穀加之  
微簿札充楹自謂握祖父之遺筭矣然而口卒污菜  
泉貨內耗事至必曰俟茶籍爲之籍日紛紛而家隳  
猶伯兄也至季第則大懲曰吾二兄均左矣於是躬  
履南晦目徵貨器日課子毋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  
充妻孥享其羸隣里食其餘伯兄恚曰是齷齪者異  
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  
貨殖傳而遽治貨也至詬之不容口季終不顧而修  
業自若洞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心受命于天

萬理皆備比之先業孰不雄鷹然而衆人奪於聲利  
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荒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  
今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弟之爲者則  
世儒莫不詬之猶二兄之詬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  
享其羸食其餘矣詬何患爲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  
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  
以前春種也蓋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  
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  
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



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之本根墮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墮其根萬類以生

南海鍾生曰吾國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千百茗種茗者覩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千茗雖有旱乾不灌而榮蕤無俟汲也桔槔無俟開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行木則其地之百泉爲之漢涌津液而餘潤被茗者多矣故時稱行木有賤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惡能生水

况以障吾若遂集斧而薪之捐捐然走于山澗之間  
朝汲而灌慕負而斲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啻行木哉而  
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啻工人之舍行木  
而走山間者哉嗟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  
希遺乃曰人心亦爲希遺智乎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  
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  
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于燈下元振  
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塗之其物遂滅若元

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  
曰稽之元振故書大學時適其家尚資錢五萬有叩  
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句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昇  
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良有本  
哉力本則可以學矣第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於明  
明爲本也子不聞濟南郛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  
三丈餘也山魃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適至南燕  
時山魃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白鏡石漆而山魃  
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魃魃魃隱不  
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

魑魅者矣其不為魑魅怖伏者誰夫第子曰昔朱顏  
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  
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  
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先生曰然

胡子衡齊卷五終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胡直正甫

撰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孫景訓

廖同森  
陳以躍

古水鄉元標  
陳東浩

廣陵縣元標

王用中

未陽曾鳳儀  
朱嘉王繼明

同校  
校尉

談言下

戎夷造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  
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  
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是愛

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典國士之衣  
我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  
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爲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  
爲弟子採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我夷  
誠知道則雖爲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嬴之流  
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諷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我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  
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  
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  
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坡黎之鏡鏡面廣天五內  
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克福樂  
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  
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  
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  
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  
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  
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  
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  
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龜市焉龜保背海隅邊幅廣修  
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  
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鉄冶者天旱火熾  
龜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



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熾  
則鮮不成龜市也東海之濱有巨閣焉蜃居海中吐  
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  
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爲鳥  
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  
身則鮮不墮蜃氣是故惟大人者斥天下爲龜市  
不以欲熾眇貴富爲蜃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爲天  
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寧王嘗獵於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攬局鑰固  
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

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  
一生熊因納櫃中乃局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  
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  
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  
昇一櫃入店夜久腦膈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慳之  
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  
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  
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  
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大真是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  
化爲胡也明皇能咲二僧後之人又咲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咲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  
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鈞怨而獨任以  
政人不能間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贍貧窮  
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軟血葵丘責  
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  
管仲卒近用易牙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  
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  
刁以蠱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  
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  
七日尸蠱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  
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  
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  
大邪三其尚可以爲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  
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  
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瀆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  
急仲固導之內仲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雖  
剛亂誅常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指等陰謀立殺  
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增  
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  
且明也橋陵襄事已卅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  
望陵灑泣既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  
收穫示重稼盛蒸知民艱可謂能繳然爲義者也史  
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  
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師以明軍法朝集計  
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款北狄趨風冠帶百變車書萬

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既暎林亦日親太真擅內而漁  
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傍徨望賢朝食不供頓  
輿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縊貴妃宗廟立墟  
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詔  
天下祖奉玄宗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負尤  
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  
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  
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  
倒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尚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亦移祚且十之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利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潘奔將篡時挾漢婚已女爲平帝后平帝崩后年才十八爲人婉嫵有節操奔既篡乃更號黃皇室主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奔不能強也及漢丘誅奔燔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奔之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爲作符命而其女

獨不欲更節且爲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不以習易若葬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道以爲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駭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及二世資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爲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  
帝號爲王以黔首堊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燁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妲褒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其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自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彖謀除大憝遂獲侯封超任宮卿至鄧太后  
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奭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邸第擬諸天家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節節張讓彌爲  
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難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  
其劍已而素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籙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尚寡  
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劾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杜國尚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瑞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終托匪人謀用不減井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搨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扁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閹人領于豕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至赤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穢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嘆而卒  
無抹也於乎慎哉其惟明禕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禕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牙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效吾當之至貝牙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闈寺忌之火矣人主治闈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資功唯貨無惟  
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  
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  
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政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  
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  
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  
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即如藝  
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  
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  
日之殲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暴虜都華夏冠  
冕爲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  
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  
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  
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陷太宗若臣遂絕口不言  
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  
濟河大禘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簡曰謂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  
覆敗遂弛幽燕之念揔之皆襲普智識者慨焉蓋當  
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爲言不  
寃乎日無謀虜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爲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  
而懼則積懦之爲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徽欽父子竟  
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劫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  
年朝廷間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  
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敗則難從斯語誠  
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爲過也虜人譏曰待汝

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七大夫議戰者則不知所爲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爲戰曾無范蠡一定之畫生成秦擗賣國之奸群臣固知厝火乃至區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竅言雖言滿上下何資實用故曰議敗宋旣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單恩任子之多乃逮子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賈似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大學生是何異于疏旱苗之水以沃魚藻兩無裨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常



徽裴行儉張仁恕之徒儻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  
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  
輕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  
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  
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畏言兵士莫忌於疲  
虛文假令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詁間以困略  
其餘氣礱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  
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衰節  
非夷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子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耶繇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繇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觀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所希觀耶然無足而登玉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則所好存也宋微之爲良嶽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之樹若炎州荔枝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簇集而竒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臣以揣良嶽之心構國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祿山亂而李鄭顯元木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  
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  
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  
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是亦所謂過活  
烏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  
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  
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  
之盡境而還辟如蟻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耻  
而輕民力築長城袤延萬里疆境旣完民力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果然歟把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  
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  
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  
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  
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

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  
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  
在彎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猥以後  
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爲策曰帝王者  
爲策何如曰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十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歸苑守遙感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  
大開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  
安忽夜有人捉七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  
公頭不忍加办第取金帶去盖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  
秦誓曾子著大學亦以秦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  
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借取于秦誓也洞  
先子曰孔魯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秦誓一个  
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  
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

孰爲近曰韓范升其堂房玄齡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光子曰子不見龍乎  
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霆電爲徒御  
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  
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唯虛  
無弗仲矣風雲霆電之從之者役於虛也龍身虛不  
辦大事也假令龍如魚魚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  
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陔首而已如蒲牢則技  
止鍾紐如狻猊則技止微門饕餮技止葦蓋睚眦技

止刀環爲此者踐彼爲彼者躐此又安能役風雲寔  
電而變化而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  
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日用  
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謂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  
可也不然則亦蟲蠱螭吻之尤而已又惡足語大臣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異道耶曰休休是  
已被休休者范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  
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一耳目  
手足也我方有羨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  
舍已從人桀取諸人以爲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  
材多藝何先曰周公有而無實而虛故曰公遜頌膚  
赤烏几几周公何技焉曰使天下皆爲龍不爲蟲  
蝸則孰爲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  
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蟲蝸之徒是  
也雖然自其修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  
道者之道而下兼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  
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  
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  
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乘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

也猶曰得龍之道而任其鱗鱗吻之事龍之道奚少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言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墜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審威請立爲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用人者也加時相多也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徒以霸王自處夸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儿几何管千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柰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

美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  
雖枉粧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  
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  
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  
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  
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即  
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  
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宰  
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採矣何

異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揀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嘗藥嘗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肯哉豈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夫夫有其

道斯有其才未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孔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禹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夔傳說魯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顏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

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而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絛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十餘數百器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米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

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  
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収及宣  
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羈約文翁禮殿  
之繪像周間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尚古等  
閣咸以貯古諸器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  
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  
子產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  
甌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  
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  
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



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罔廢古也宜哉  
古道奚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  
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  
而密寐堯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磨  
宕其心突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錄之研  
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  
別于操顏氏瓢而乞大公九府錢之譏也耶

唐安樂公主嘗令尚方織百鳥毛布二疋而服之正  
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日中一色也影中一色也而  
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裙鏤金

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者能覩之帝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鞞各省其形貌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及嶽焉極也有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則木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誰何指也雕績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歎百禩情平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

竇江摠輦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  
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鄙言而豔曲塗耳也其禍  
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  
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  
何悲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  
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  
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  
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

教乃徒頊頊焉鷲爲文采表見。後世且曰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六左矣。於是有所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徼後世名。彼其畔道圯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其德而腥其人。即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諸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即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即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詬優伶。被戮丈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誦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畔道圮法后世所醜而避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夫人莫不橫自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莖魯之靈光是古也則般輪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爲

古非獨優伶且將爲塑師爲畫又二者雖極肖似而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人之言爲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闡鬱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宅至宋彌昌弟子以告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胡子衡齊卷六